



四
月
岁
月
山
河

岛民的日子

——
沈清良

仰望天空，只见一行行人字形的大雁向南飞去，去寻找冬日的暖阳。此时的北方原野，寒风呼啸叶变黄，“霜降”已过露成霜。每年这个季节前后，我和大雁一样开始了“候鸟”的远行，向海南岛“飞”去。

南行的路上，我快乐而行。身背手拎，只为舍弃寒冷，把阳光和微笑纳入行囊，去感受南国的风情，天地间的精彩。行一程山水，踏一路风华，年年岁岁地迁徙，只为成就岛民的日子。

岛民们最理想的避寒过冬之地无疑是有“东方夏威夷”之称的三亚了。三亚的气候几乎不受寒潮影响，生活的时尚元素在这里应有尽有，是一个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风情万种的地方。在这天涯海角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有一天能在这里过上岛民的生活，尽情地享受温暖阳光，欣赏满眼绿色，徜徉浪漫花海，感受椰风海韵，看到绚烂的朝霞和最美的落日。在三亚，走在大街和小区，漫步商场和公园，飘荡最多的是北方的乡音，其中黑龙江的居多。今年已经70岁的黑龙江省绥化市的陈先生，他和老伴在三亚过冬已有13年了。他的半袖衫和短裤，是一冬天穿戴的标配。他和伙伴们每天甩鞭子健身发出的啪啪响声，已成为当地一道养生休闲的风景。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的赵先生，是一位乡土文学作家和诗人，多年的岛民生活，让他把三亚当成了第二故乡。他把对三亚的喜欢，对三亚的热爱，对三亚的情感，都倾注于笔端。一首散文诗《三亚河短章》，以其飞扬的文采，深邃的意境，真挚的情感，在《三亚日报》鹿回头副刊和网络上发表，并收入《2020中国散文诗》一书。

择海而居，面朝大海，心暖花开，让岛民过上了自己喜欢的日子。喜欢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，喜欢的活法就是最好的活法。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刘先生，对大海充满了无限憧憬。每天清晨，当他推开自己海景房的落地窗时，不经意间，与轻柔的海风撞个满怀。碧海蓝天，看海鸥唱着誓言，畅怀天地！踩着沙滩，伴着夕阳，听着海风，如置身世外桃源。大海的魅力，绝对超出你的想象。

最迷人的海岸线，不在马尔代夫，而在儋州西部海岸线。这里的蓝海水、绿椰树、白沙滩，如诗如画。海面上，帆船点点，快艇飞驰，浪花卷起千堆雪；天空中，动力伞遨游蓝天，旋翼机呼啸飞翔，白云悠悠飘向远方；海岸公园栈道上，观景台、茅草亭、栈桥等可谓是百步一景。走着看着，任凭微微的海风轻盈舞蹈，我的心早已醉了，这里已成了岛民过冬度假的天堂。

岛民们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辜负。用心生活，过好今生的每一天，将每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花，人生何处不芬芳。在东方市山海湾小区，黑龙江省明水县的老乡和邻里，常聚有时，乐活时光。球类竞技，棋局博弈，唱歌跳舞，作画书法，茶艺养生，乐趣多姿多彩。2018年元旦，40余名明水人首次齐聚东方，品尝美酒佳肴，畅叙岛民的新生活，欢声笑语不绝。在儋州市澜铂湾小区，晚饭后，人们相约知己邻友，观看火树银花处处美景，欣赏震撼的灯光秀。明月皎洁，微风吹拂，岛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岛民的日子虽然平凡，但并不平庸。在东方市山海湾小区，很多岛民参加了合唱团、歌舞团、乐队等，一展才华，东方市广播电视台多次播出了他们的春晚节目。澜铂湾小区的模特队在花海岛婚礼庄园走起了“猫步”，红礼帽、黑色带花连衣裙风采卓然，惊艳四方。中南西海岸小区的舞蹈队翩翩起舞，以优美的舞姿喜迎2022新年的到来。在滨海新区，一群岛民自发当起了志愿者，参加公益活动，为第二故乡献上了爱心。哈尔滨的陈女士、吉林的马女士等做起了导游，让岛民们坐上了旅游班车，见证了海南的无穷魅力，看到了万里海疆的不尽风光。岛民的日子有滋有味，过得轻松，活得漂亮，管他多少岁，开心快乐就万岁！

岛民们的日子有甜，也有苦，还有五味杂陈。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的一位患有严重类风湿的女士，来海南是坐着轮椅来的。这里温暖的阳光和适宜的气候，让她看到了战胜疾病的希望。她在亲人帮助下，每天锻炼，咬牙坚持，从开始能走几步，到后来已能走了四五百步。可是这时老伴的高血压加重频发，两个孩子无奈只好从黑龙江赶来把老两口接了回去，她也从此告别了魂牵梦绕的岛民生活。来自黑龙江的刘先生一到海南，唱歌打球，朗诵主持，很快融入岛民的生活。怎奈老伴疾病缠身，反反复复，在海南只待了两个多月，只好又返回了北方的家。临行前，面对依依惜别的人们他流下了不舍的泪水。

岛民们在海南过冬的日子里，不是活过了多少日子，而是记住了多少日子，每一个被记住的日子，都是人生中最值得铭记的时刻！

世界很大，海南很美。大海环绕，花开四季，热带风光，神州无双。此时，身处北国冰天雪地的亲人们，请随着南飞的大雁，来海南看最蓝的天空，最纯净的海水，最温暖的阳光。

最好的日子就不远处等候！

本来是我家的院子，你突然来了，住下来，还很欢乐，如同主人一样生活，我自然不能完全欢迎你，至少在我把你当朋友前我该对你有芥蒂。我就是这样的闯入者之一，但没有人对我有敌意，至少我从我个人的经历中，我从没有感到被排斥，即便有一些排斥情绪也可以理解吧，毕竟，谁的到来都不能算拯救者。

夜晚的海口湾是我的，头顶的蓝天和白云是我的，四处飘动的空气是我的，大海的涟漪是我的，榕树下的阴凉是我的，凤凰花的红是我的……

就这样我在海南生活了十多年，如今，在族群定义上，我是新海南人——拥有海南的户口，长期在岛上生活。

我喜欢吃海南的各种粉，无论是汤粉还是腌粉，盛一勺黄灯笼辣椒酱或店家自制的辣椒酱，辣乎乎地吃下去，都有一种生活着的幸福感。我跟朋友开玩笑说：我的喜好无非就是一碗粉，却还要这么努力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

常听大家说海南生活节奏慢，我从没这样说过，也许是我的节奏更慢吧，又或者在心理上我从未轻松过，所以根本没感觉慢在哪里：明明路上的汽车跑得那么快，明明电动车也是带风的，明明飞机是用同样的速度起飞，明明太阳也是照常升起……明明岛上的人也为了某种幸福奔波。

时常会想起老家人的一句话：急什么急，赶着要挨第一刀啊！这话不好听，但也挺有趣的。有人一定会想起：从前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人。

我想：如今快，我们依然需要一片土地托住短短的一生。

我是生活在哪儿就会爱上哪儿的人。有时候我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重情义又念旧的人，这让我显得不够现代，不够理性，可我就是这样，待久了的地方就是家乡，我甚至对海口湾的海蟑螂都生出悲悯和敬佩来，更别说四围苍茫的海。

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在岛上生活多年的师友经常说以前在海南大学里就可以捞鱼，到处都是水塘。面对一座座教学楼、宿舍楼，我无法想象那样的场景，这让我觉得错过了一个月下撒银子的原生时代。

四
月
岁
月
山
河

这片温暖的土地

——
离响

在迷茫中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，就留在了岛上，怀揣着闪光的梦想过着平凡的日子。有过抱怨，有过不满，但某一天，某个人说起海岛上的种种不好，我会找出岛上的优点平静地说出来。我从不认为一片土地会有什么过错，不完善的只会是人。

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海岛气质，这海岛的空气、海岛的生活让我必定有一些跟别人不同的地方，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验证：我不习惯海南岛以外的气候了，回到北方，我就要不停地喝水，仿佛我是一个风干的海绵人，同时，我变成了耐寒的人，在别人穿毛衣的时候，我可以穿衬衣。朋友都惊讶地说：炎热地方生活的人就是耐寒——我想起海岛上身穿外套脚上穿拖鞋的海南朋友。习惯了海口冬日的湿冷，北方的干冷似乎就好忍受了。

给我最多温暖的还是岛上的日常生活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

说起本土人生活，经常会让刚上岛的人吃惊不已，比如在一些地区尤其是乡村，有的孩子冬天也很少穿鞋，光着两个小脚丫四处跑，就在前段时间，我还见到农家乐中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光着脚丫在土路上追姐姐。这是一种贴近大自然的生活习惯，与经济条件无关。这样的孩子是不生病的，一位在农场里工作过的大姐这样告诉我。



《畅想》
版画

张
桢
麒
作

四
月
岁
月
山
河

木棉迎春

——
星青

木棉花开在山野，聪慧的黎族女人用木棉籽来纺线织黎锦。真是越发育爱木棉花，爱着它的风姿，爱着它的风骨，更爱它奋不顾身绽放的红。

在海南早春，赏木棉的去处有很多，昌江的木棉早已声名在外；王下的木棉因为慕名而来的人多，越发热闹；大广坝的木棉则显得低调而质朴；九架岭的木棉惊险又刺激，山路拐弯时不时冒出一棵木棉红，就是旅途上的小惊喜；乐东的木棉则更具有野性，在佳西猕猴岭，木棉从山脚开到山腰，雨林的绿和木棉的红，每一帧都可入画。

小时候对木棉花并没有太多的印象，第一次有深刻记忆是在光坡，大年初一按照风俗不能到别人家拜年，因此初一这一天我们都在家里坐不住，早早就约好小伙伴出门玩要去。有一年小姑娘骑着摩托车带我们去兜风，从陵水河顺流而下，到椰林往左拐直达光坡田洋，突然枝头一棵树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那是什么花？实在太红了，把我的眼球都夺了过去，血红、深红、橙红、西瓜红……

我经常对来岛上的朋友说：可以放心吃海南人做的东西，绝对干净新鲜——他们不喜欢隔夜的食物，这是岛上的气候造成的，在没有冰箱的岁月里，食物在炎热的气候中容易腐烂。试试黎家的鱼茶，我说鱼茶有拷问灵魂的味道。事实上，鱼茶是营养又纯净的食物，十分难得，生鱼的腥味，杂着一点儿臭味，混在糯米发酵的酸味中，想象一下吧，吃一次，就忍不住想尝试第二次。

岛上有看不完的绿色。当我把自己当岛民的时候，就开始对海南的植物感兴趣了，三角梅的颜色变多了，滴水观音可以长很高，美人蕉喜欢开在水塘边上，榕树的种类太多了，高山榕在10月份会挂满黄色的小果子。

即便是一个人工岛，似乎总有一种植物是待我去认识，马樱丹、基及树……有些植物就连“形色”和“微信识物”也无能为力。一次跟朋友们逛老宅，赫然见到一种嫣红色的诱人的野果子，手机扫了多遍都没能告诉我这美丽的果子是什么，能不能吃，经过我多方打听才得到一个热爱植物的海南朋友解惑：海南王瓜。多么奇怪的名字，起初，这就像一个美女没有好名字一样让我感到遗憾，甚至想暗自给它重新取个名字，之后，又觉得这个名字实在好。

船形屋在海岛的记忆中，也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，树皮衣、龙被……我生命中的一大块面积被海岛上的事物占据了。

我曾经试图在外地工作，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岛上生活——我实在爱上了这里。

这几年开始写一点文字，边犹疑着边写，不知道要写成什么样。前段时间，我跟一个黎族同学联系，向他请教黎族的习俗，他知道我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就很开心，说到五指山就告诉他一声，一定请我吃大餐，那一瞬间，我几乎要流眼泪，这几年的写作就在这一刻有了更温暖的意义。

如今，我还会听一些年长者说海南岛的往昔，让我们感慨不已。

从前，我是个很好对付的客人，很少抱怨，更多的是随遇而安，仿佛是被风吹到哪就在哪生长的种子，以后，我是新海南人，我是岛民。

四
月
岁
月
山
河

诗路花语

文

忆江南·故乡杂咏

■ 周济夫

故乡好，最好六连山。仙洞鹿鸣携瑞至，操坪号角唤春先。帜举廿三年。

故乡忆，最忆是车田。傍岸水轮徐转岸，涓流输送竹槽欢。三月稻花酣。

封溪绕，宛曲聚成湾。鹭鹭沿河竹树茂，攀缘时见黔猴喧。踪迹早茫然。

思老屋，窗外对低峦。丹荔青椰悬画幅，黄灯银月映书笺。鸡鸣五更天。

孤村外，椰径接滕边。游子未归空翘望，弥天暮色罩犹颜。思母泪须潸。

追往事，庙学亦情关。鸡蛋花香朝暮共，二胡声颤指弦间。师影忘偏难。

循节序，五月浴兰传。风柳菖蒲同钵浸，海棠艾草喜餐轩。高蹈念屈原。

岭西麓，一幕已深镌。晨割钟声醒胶垫，万千灯火转星躔。香乳满肩担。

醉花阴·过年印象（外一首）

■ 婉约

送走金牛迎寅虎。中国红狂舞。又是一年春，草醒羞羞，对饮深闺府。不呈炮竹千层雾。美在无人处。有韵亦无声，万物闲和，盛世乾坤赋。

◎江城子·木棉花赞

忽来神仙秀骄阳。仰天洋。现赤郎。销魂几何，叶片片凋黄。绿瘦红肥作别样，愿舍己，不思量。

站在海边

■ 张竹音

站在海边
仿佛站成了一种岸

仿佛一路游到大海面前
我们却失去了水性

大海沉默之后像是想起了什么
一浪一浪向我涌来

仿佛是母亲的拥抱
仿佛是父亲的召唤

其实，我早已在人海中变成了
一条船，幸运风浪之中有诗为帆

潮汐拍岸，沙滩闪着波光
我站在浪花中脚下的鞋子
没能像在沙漠里那样把我载起

初春

■ 黄育斌

一对浪漫翩跹的燕子
在湿漉漉的空中打个趔趄
抛落几滴甜蜜的呢喃

剪出细叶的风
无论怎样轻快多情
始终追不上漫山遍野飞奔的绿

缀满新鲜鸟鸣的枝头上
一朵朵羞赧的春
露出了浅浅的笑



投稿邮箱

hnrbzpb@163.com